

说不清是什么时候对甘南藏族题材起念的。一定是在不止一次的听说卓尼土司的传说之后,或者看了有关的一些作品,比如完玛央金的《1935年的粮食》之后。有一次看到民国时期的国文课本,说甘肃的版图是一只倒吊的金鱼,我赶紧在这只金鱼身上找卓尼——那个神秘的地方,在金鱼眼睛的部位。总之到了2014年,对河套题材有了疲惫感,对现代城市题材有了厌倦感,想把脑袋伸出来换一口新鲜的空气,因此那个秋天走进了姹紫嫣红的卓尼。

我对当时的卓尼县委宣传部部长王晓说,我想写一部以卓尼土司为原型的长篇小说。宣传部的干事后卓霞配合我走访卓尼土司衙门,之后又找到了卓尼土司的后人杨建雄,杨建雄又带着他的伙伴尕藏嘉措,我们揣着一腔子两肋巴的雄心壮志进入洮河两岸。

我们带着汉族人人情世故的方式,手里提着一袋烟酒糖茶的礼物走进藏家,走进碉楼的“切木囊”或者夏窝子的搭板房,嘴里说着“乔德莫”(你好)。我像走亲戚似的东家进西家出,也许是我真诚的笑脸,也许是我把自己当外人的肢体语言,我们很快融合。我们用汉语交流,洮河两岸的藏族人汉化程度之高超出我的想象。他们说的洮州方言,又兼具卓尼的特色,尾音带着一声“咋”。曾经的土司衙门大总管的后代,钱粮官的孙子,土司太太的娘家侄孙,红教徒的阿古,一个世纪前的故事娓娓道来,我打破砂锅问到底,揪住每一件事情不放。我贪婪,我奢侈,像一只耗子钻进了一个粮槽口袋流连忘返。在大峪沟的贡布九老人的炕头上,我喝大茶,吃油股,记录他给我讲的故事。太阳西沉时,寒气逼人,我靠着一摞棉被坐着,他躬下身不住地填炕,烟从炕缝里钻出来,烟雾缭绕,呛得我大声咳嗽。他羞赧地搓着手笑着说:阿么做呢阿么做呢一挂子以前好着咋——他的意思是说,怎么办呢?怎么办呢?以前一直好着呢。

到了第二年,我几乎就是半个卓尼人了。我摸清了卓尼的地形地貌,风俗民情,听懂卓尼的大部分方言。可是我越来越发觉,卓尼不是我想象中的卓尼,卓尼土司也不是我想象中的卓尼土司。我推翻了过去关于卓尼形而上的腹稿,开始重新架构这一块地域这一段历史的经纬坐标。

历经5年的时间,学习了中国西北的近代史、甘肃近代史、甘肃藏族史,把甘南文史资料和卓尼县志翻了个底朝天,写了几万字的提纲笔记。真的是非常艰难啊,靠原型太近了,影响作品的宽度;离原型太远了会遭到质疑,卓尼土司毕竟在甘南

海德格尔曾经这样说:“在一个贫乏的时代里做一诗人意味着,去注视,去吟唱远逝诸神的踪迹。”(海德格尔《诗·语言·思》,彭富春译,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)。在海德格尔看来,诗人应该在“漫游中寻找大地并渴望拯救大地。尽管充满劳绩,但依然诗意地筑居并栖居于大地之上”。海德格尔所谓的“在漫游”,即我们所说的“在路上”。以海德格尔的“在路上”来考察维吾尔族诗人狄力木拉提·泰来提的诗歌或许是最佳当不过的了。在他的诗集《一路向南》(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)中,我们看到诗人从新疆北疆(北疆篇)到南疆(南疆篇)再到祖国山河大地的思路历程。他走过“遥远的额尔齐斯河”看到了“叶尔羌河的落日”,途中有“喀拉峻草原的山花”：“漫山遍野的蓝紫、橙黄/想不出她为何如此芳香烂漫”,他欣赏到“胡杨林”：“诉说一生的沧桑/即将陨落的夕阳,风沙/在躯干上历练,打劫”,狄力木拉提·泰来提以诗歌的形式形质俱佳地向读者展示了在路上的风景。

不到新疆,不知祖国之大,新疆最好的风景都在路上。所以,狄力木拉提·泰来提选择“在路上”的诗歌写作,他游走于新疆大地,以一种在场的审美体验来勾勒他内心的地方风景,定格出时空的光与影,这些风景或单纯或繁复,或朴素或雕饰,汇聚为“在路上”的生命状态。河流湖泊是新疆沙漠绿洲的源头,它滋润、养育着新疆的万物,是新疆大地的生命之源。新疆境内的额尔齐斯河是我国惟一注入北冰洋水系的外流河,由于额尔齐斯河这根纽带,新疆乃至整个中亚都与北冰洋产生了遥远的血肉相连。狄力木拉提·泰来提在《遥远的额尔齐斯河》开篇写下这样的诗句:“千回百转的思绪/在一个遥远的概念里集结/山与水的绿平分秋色/那一幅墨迹未干写意/冷色堆积的画面在缓缓流淌”。诗人首先描绘出一幅欧式的油画,但他并未继续延展画卷,“一切景物皆情语”(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),狄力木拉提·泰来提不是为了写风景而写风景:“我那鸟羽一般的思绪/在掠过你的上空时/视线,被突如其来其来的辽阔填充/我很脆弱/看不到这无边无际的绿的尽头/我已尽力/头颅只能站在肩膀上/我用尽智慧/也只能停留在疆北的高纬度上/用山与水的清澈/淘洗多年沉积在眼里的混沌”,在诗人眼中,额尔齐斯河不是简单的一条河流,它承载着太多的岁月之尘,“阿尔泰语系里的河流/深邃的竟渡/仿佛在寻找她最后的归隐”,河流在追寻中承担着自身流淌的命运,最终是“流向北极的天空”。狄力木拉提·泰来提的诗歌都是“在路上”的写作。《山与水》篇中:“没有海拔的山峦日渐沉没/土地搁浅/或者你深沉的巨浪/将我举过头顶/我辨别方向/沉浮已不再是坎坷/每一滴都是一片汪洋”。诗人用一颗朴素的心感受在路上的朴素风景,在这里:“冰封的海拔消融山谷/立足未稳的泥沙也忆出你辽阔的河湾/窝藏我的粗布短裤/赤裸童年/一来浪花/一个暮色朦胧的家园。”在路上的山与水之中有着童年的嬉戏,有着对家园的怀想,这些合为一体形成了这首诗单纯而明净的风格,读者看到的是一个不加修饰的纯粹在路上的场景,散发着民间情采,自然、洒脱、无拘囿,少雕琢,也少理念化,显示出诗人独特的审美特质。

最原始的风景往往最能触动文学家的心灵,狄力木拉提·泰来提以一颗从容、质朴之心沉浸于“在路上”的状态,他对风景的发现是一个心理的、精神的过程,诗中并不仅仅是简单的自然风景再现,而是与诗人的心灵有关,因此,读者看到狄力木拉提·泰来提不仅是大地之歌者,也是倾听者,他以其极具特色的抒情个性及阅历,感悟和体验了新疆原初的、朴实的风景。

龟兹的红茶煮好了
那时的太阳刚刚醒来
口齿伶俐的麻雀
修改展曲中的歌词
天鹅的历史如此漫长
在它们的记忆里
祖母还在蛋壳里等待孵化
克孜尔壁画里的佛法
像雄鹰罗什充满智慧的脑袋



金鱼的眼睛

——《青稞青稞》创作谈 □向春

是家喻户晓的人物。2015年的夏天,我写下标题《青稞青稞》。这个标题在我的心中已经盘桓了很久,第一眼在我的电脑上看到它,给我一个幻觉,仿佛我已经完成了这个作品。接着下面我写下“第1章”,才跌回了现实。赶紧挪开眼睛,喝了杯咖啡,压压惊,吃了点奶酪,算是充了一点电——万里长征要迈开第一步了,心中的惆怅无以复加,默默呼喊了一声“阿尼闹”(藏语,天哪)。此时我已经给自己层层加码,起初是写一个以卓尼土司为原型的长篇小说,后来变成了反映甘南藏族地区近代化过程的长篇小说。动笔之前我又决定用卓尼方言写作,这就表明文字的腔调和口音是藏族的,是卓尼的,尤其是人物对话时,每说一句话我都要张开卓尼人的嘴。

动笔的时候,我给扎西才让打了个电话,我说,你小说中那么多好听的藏族男人的名字,别都用完了,给我留一个啊!他说:喇嘛保!喇嘛保,多么漂亮的名字!菩萨女儿,多么漂亮的名字!我不断地给甘南的朋友们打电话,询问几个把握不准的风俗习惯,那一句对应着哪几个字?几年的时间我不紧不慢,经常磨洋工,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。我心中的那些人物跟我生活在一起,我有时跳进这个里,有时跳进那个里,仿佛我是他们的一缕灵魂,在他们的躯壳里出出进进。我听到他们吃糌粑嚼酸奶(酸奶)啮吧着嘴,听到他们念

嘛呢的声音像子夜的一场新雨。我经常听到喇嘛保扯着嗓子喊:想给我的嘎乌(银质护身符)找个伴儿啊,想给我的嘎乌找个伴儿啊——直到2019年秋天,兰州的雨水大,黄河水几乎要溢出河岸,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,一个没有“金刚钻”的人完成了一件“瓷器活”。我不知道该把这件事情告诉谁,又喜悦又惆怅,就像卓尼人说的沃奶里调辣子不知是什么滋味。写的时候心里发愁,写完担心没写好心里也发愁。作为作者,我生性简单一览无余。作为作品,我希望它如微见著波澜壮阔。改了两遍之后交给了卓尼作家卓格次力和甘南作协主席扎西才让,请他们为作品中的民俗、宗教和方言把关。请著名评论家文史学家管卫中为历史背景把关。

那《青稞青稞》到底写了什么呢?青藏高原的屋檐之下,迭山山脉南北两麓,洮河与白龙江之间,600平方公里的逃逸之地,是卓尼土司辖地。在海棠叶地图上,如果甘肃是一只倒吊的金鱼,卓尼土司辖地就是一只金鱼的眼睛。500年的卓尼土司家族,自明代永乐年被朝廷册封,世世代代护国守土保民,恪尽职守。20世纪初,随着一个“加卡卜”(藏语,王朝,国家)的式微,第十九代土司南杰嘉波(土司)袭位。民国以降,西北地区民族矛盾激烈,军阀混战,民不聊生。南杰嘉波试图在相对独立的“王国”

在路上的诗

——读维吾尔族诗人狄力木拉提·泰来提的诗集《一路向南》 □汪娟

至今让我们搅扰在虚无之中
穆赛莱斯酒一双浑浊的眼神
能让你忘乎所以
忘记自己,忘却过去
还能让你背叛你与存在之间的关系
只能回忆起
曾被一位热烈的女子擦去
土屋里的茶更浓了

——《古道茶香》

诗是活的有机体,可以从全方位感知,从滋味的味觉,到声音的听觉,再到肌理的触觉。狄力木拉提·泰来提的这首诗无论是从视觉、味觉还是触觉上都给读者以强烈的在场感。“龟兹的红茶”“口齿伶俐的麻雀”“穆赛莱斯酒一双浑浊的眼神”“一位热烈的女子”这些画面凝固着新疆社会的生活方式、民族历史、文化习俗与民族情感,它们传达出的是边疆大地上一种沧桑气质,一种特别的气韵与魅力,读者仿佛触摸到了新疆的生活即景,这样的民间情调和趣味,只有在新疆、在路上才能看到。这首诗的主题是回忆,狄力木拉提·泰来提采取了剪辑式的写作策略,把一首诗的文字非常省净,内涵却十分丰富,最后一句“土屋里的茶更浓了”,诗人在不经意间从回忆的岁月将读者拉回到现实。亲切与悲欣、温柔与骨感,在这首诗中兼而有之。狄力木拉提·泰来提以“在路上”的诗歌构建出一个厚重、浓郁的原汁原味的新疆文化场域,准确地传达出新疆大地的绚丽与苍凉。

“在路上”的风景给了作家观察和思考的机会,它建立的是一种“行走(风景)——写作(诗人)——行走(风景)——写作(诗人)”的空间模式,风景如同桥梁一般,将诗人的诗与写作之间,毋庸置疑的,这是一个行走在路上的追寻者的形象,狄力木拉提·泰来提在这里显示了一个边疆书写中的重要意象:在路上。浮尘回望,诗人看到“独木舟里站立着一个摇曳的村落/我们从无到有/来了,又去了/辽阔的原野长满野草/生生死死都在放任自己/我们的族群夹杂在羊群中/和它们一样眷恋这片/与沙漠杂交的土地/在胡杨林里的那个夜晚/我醉倒在一堆枯叶上”。新疆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一部在路上的历史,“独木舟里站立着一个摇曳的村落”被湮没于历史与自然中的罗布泊人村落飘落于往昔岁月。至此,读者可以体悟到对于新疆地域而言,“在路上”有着其意蕴复杂的历史意象,狄力木拉提·泰来提的这首诗正是这个历史意象的文学反映。这种“在路上”“在途中”的行走式的结构形态中包含着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话语意义,其间隐藏着二重结构,即“过去”与“现在”同在,“生存”与“死亡”并立,“个体”与“族群”共存,诗人不断寻找的踪迹构成了一个民族的心路历程。

荒野是“在路上”最为常见的新疆文化地理元素,梭罗认为荒野具有野性的价值,而野性的也是最有活力的,在狄力木拉提·泰来提的诗歌中,荒野洋溢着自由的、野性的、古朴的色

里保境安民,让十二掌嘎(部落)四十八旗属民过上安稳的日子。

他铺路修桥,接纳周边的汉人,允许汉人拥有私田。汉人带来先进的生产力,改变藏人封闭落后的生产方式。削弱本土宗教势力,引导藏民轻宗教重现世。借助外国传教士的力量,建电站,修水利,引入气象、电话,引进先进的生产工具,促进本土的近代化进程。文明与落后碰撞,开化与保守冲突,外来汉人与当地土著彼此对立又相互融合。但是生活并没有因此而起好起来。一拨一拨自称是“加卡卜”的人进入卓尼土司辖区,砍森林,抢烧砚,摊粮草,派民工,纳粮钱,收烟款——从驻甘总督、宗社党到西北国民军、国民党,青龙旗、五色旗、青天白日满地红,城头变幻大王旗。各路军阀刮地皮,兵似梳子梳,匪似篦子篦,“加卡卜”敲骨又吸髓。朝代更迭,各路军阀巧立名目罗雀掘鼠,山河变迁,部族之间明争暗斗嫌隙日渐。再加上恶劣的自然气候,雪灾、白雨、牛瘟、干旱、地震,无论卓尼土司如何殚精竭虑,碉楼里的人还是越来越穷,烟囱上的烟越来越细,土司王国摇摇欲坠。

1935年9月红军长征走出草地,进入卓尼土司领地。前面是天险腊子口后面是胡宗南的追兵,红军内部分裂,遭遇至暗时刻。卓尼土司一方面觉得“红汉人”与过去的进入者不同,他们与藏民为善,不掠夺,不扰民。另一方面怕进入者长期占据地方,影响土司政权。因此决定暗中为“红汉人”让路,开仓放粮。红军因此起死回生,穿过腊子口进入哈达铺,在一张旧报纸上发现了陕北根据地。一个小小土司的懵懂之举改变了中国的历史。

红军过后,卓尼土司官寨被国民党勾结内部势力,几乎灭门。卓尼土司到死也不知道,14年后,他救济了30万斤粮食的“红汉人”,成了他生前一直在寻找的救藏族人民于水火的真正的“加卡卜”。

2020年的秋天,我再一次去卓尼,我无数次提到的上卓梁迎面向我扑来。我像一个衣锦还乡的人,心里揣着一个卓尼。我站在洮河边,眉目清秀的洮河水,依然银子般冷冷地流淌。我什么都不做,就看来来往往的人和牛羊。

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南杰嘉波身上,一半是雪豹一半是青山。船城里有神灵飘走的时候,洮河水倒着流回去了,流向500年前的青藏高原。他的身边有急促的脚步声经过,有红色的旗帜猎猎作响。他永远不知道,那些过了腊子口的“红汉人”才是后来真正的“加卡卜”,才是他想要的“加卡

卜”。他们绕过他的身体,绕过洮河,向着另一条河流流去——他的女人青冈穿着他生前的衣裳,有点大,身子在袍子里晃荡着。青冈背着儿子旺秀,与他另外一个女人青稞面面相觑。她们彼此端详着,伸出手来抚摸对方,她们通过深爱南杰这个男人而深爱着对方。她们抱在了一起,她们从对方的身体上感受到那个男人的温情与力量。南杰嘉波爱过很多格桑梅朵,他爱着一个格桑梅朵。

四老爷晃着大脑袋,耳朵上的大耳环把腮帮子敲得瘀青。他磕着一嘴的牙齿像咀嚼着满嘴的银子。嘿,我最喜欢当官司,那些娃子们抱着我的腿叫过头之后,我的靴子里会装满银子!嘿!财富是神仙,财迷是魔鬼,这辈子啥都好,酒喝了,不少,肉吃了,不少,女人睡了,不少,够了。就是做了个大头目,如果做个嘉波就更宽曳(舒服)了。嘎嘎嘎!

我站在洮河北岸,眼前的人行走在我的文字里。晚上我住在洮河边的一所房子里,河水从窗子里流进来。一座崭新的桥生长在夜色中,离我屡次提到的木耳桥一箭远的距离。我飘动着,沉浮着,仿佛一只船驶进河里。我知道嘛呢旗在风中舞动呢,桑烟像一只白牦牛尾巴甩向天空。凌晨我扑向窗口向外看——鲜艳的“三格毛”卓尼女人在酥油般的晨光里鲜艳着,她们是菩萨女儿,梅朵、拉毛羊,她们不知道她们在我眼里是举世无双的女人!

卓尼如一段履历,进入了我的生活。和朋友们每每聊起那个地方,那个地方的人,我眉飞色舞,滔滔不绝。于是,朋友说,这本书出来你要我了吧?哈哈,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?沉吟片刻,我说,不会!作品没有宏大场面,没有民族大义,也没有文学意义上的一些什么离奇手法。就是把我精心采摘的青稞麦子芝麻子烩在一个锅里——我急于表达的心情犹如炉膛里的火越烧越旺。这部小说会跟我过去的作品一样,自生自灭。朋友有点失望,说,那你傻不拉叽的做了个啥嘛?我不知道该说啥。

洮河发源于西倾山东麓李恰草原,是黄河水系的重要支流。我的家乡河套平原的几字湾的河床上就流淌着洮河水。它们的一脉相承是我对这一片山河情感的赓续,是我生生世世以不同的形式在这条河里存在的状态,是我对这条河最后的执念。我相信,能把我漂过来的这条河流,一定能把我漂回去!

我用同一条河的情谊告诉卓尼的山河树木,金鱼的眼睛,凤毛菊,男人们,女人们,牛们,羊们,我用这种方式爱你们!

一抔土,众人便从杯子中吮吸他们的生命。”命运之神给每个人都安排了生活的土地,无论这土地是贫瘠还是富有,我们都将在这里延展生命。《维吾尔村落》:“维吾尔村落/是用花草树木和故事编织的/一片又一片/野花开在姑娘身上/巴郎是带刺的蜜蜂/葡萄架是他们的蜂房”,诗人于淡然的描述中由物及人,不断去呈现新疆大地上的生命之美,“在烈日下成熟的牧羊人/面带贫瘠的微笑/开裂的甜瓜一牙一牙/路边一位从容的老人/斜倚着夕阳和彩云/用手推开记忆的窗口。”摩罗认为一个有深度的作家往往有比较明显的生命意识,懂得用生命意识来看待人生,看待整个的世界和宇宙,狄力木拉提·泰来提在路上的诗歌每一首都饱含了生命的意识,他能感悟到“乡下路上/一群蚂蚁穿着一团新鲜的粪球/它们的方口袋里也有‘艾纳’”(“艾纳”是维吾尔语词汇,此词相当于汉语中的“是吧”,无具体意义,这是新疆和田人说话时常用的语气词),无处不在的生命意识,以诗歌的力量穿透了时空与地域,开拓了诗人灵魂的深度写作。狄力木拉提·泰来提诗歌的精神内核是新疆大地,是新疆地域的自然存在与多元文化的结晶,其精神向度中对家园的追寻始终不曾缺席,家园是他灵魂安居的地方,正如他诗集中的核心诗歌《一路向南》:

冰达坂是阿凡提的毛驴
传说里的故事里依旧亮着一盏油灯
巴依家的桑树影投在月亮的院里
远古的路通往何方

想起多年前黄灿灿的杂粮
我很健硕
能让群山在我的故事里酣然入睡

爷爷说,南疆的维吾尔人
用毛毡裹着驴蹄
翻过冰达坂,熬过了民国后期

萨帕依的声音像狂风中的梭梭
把根牢牢扎在风里
我从草原的东部涌进吐鲁番的干涸
托克逊苍老的树木
在季风里出壳
男人的胡须长在乡下的地里
来年,他们的尊广大获丰收

苍老的焉耆,绿油油的旱季
开都河曾经是女人的嫁妆
破碎的记忆还得在娘家缝补

大漠那边飘来烧烤和鱼香
烟熏火燎的巴扎
维吾尔花帽是收银的器具
我可以同往旧有的世界
在这首诗中,新疆地域元素得到了恰当的表达,抛开这些元素,我们看到的诗人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精神家园的追寻者,他满怀着对民族文化之根的探索,无论经历何种境遇,“你可以同往旧有的世界”,当然,这首诗经本质意味是对维吾尔本民族文化、历史、地理的领会和把握,这种领会和把握使诗歌整体的风格散发出新疆地域特有的神韵气质,呈现出一种天然的本土性。“在路上”的诗人听从内心的召唤,如海德格尔最后的“诗意地筑居并栖居于大地之上”,在狄力木拉提·泰来提这里,“向南”是精神之所,是存在之源,他一路向南行走,抵进诗性的家园。及此,在路上的新疆大地已不是一个地域概念,而是诗人灵魂的方向、精神的向度,整部诗集《一路向南》所揭示的正是这种向度,如同狄力木拉提·泰来提所言:“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,因为我们还在孵化梦想。”(《存在的意义》)